

花之殇

叶楠=著

新

闻

系

列

群众出版社

列 丛 书

叶
楠□著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6723

花 之 殇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0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之殇/叶楠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7. 2
(消闲系列丛书)
ISBN 7-5014-1518-8

I. 花…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3583 号

花之殇 (消闲系列丛书) 叶 楠 著

责任编辑: 张 蓉 肖晓红

封面设计: 章 雪

技术设计: 王焰华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插 页: 3

字 数: 134 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14-1518-8/I·586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7.50 元

白 序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侵略东南亚的太平洋战争，对于人类，特别是对东南亚人民，是一场恶梦。日本法西斯军队对平民的暴行之普遍、残酷和卑鄙无耻，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少有先例的。他们所到之处，对平民的烧杀劫掠，是不需要任何借口的，是随时随地的，他们以对人的摧残虐杀，作为炫耀帝国军人的勇武，作为取乐，作为满足疯狂的嗜血欲，杀人已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的罪行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性犯罪，而且，他们所有性犯罪，都是和血腥屠杀相伴，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战争生涯的全部内容，就是血腥屠杀和性暴力。而日本当局公开地诱骗本国妇女，强制被占领国的妇女充当军妓，完全做为泄欲工具，也同样是性犯罪，是他们蹂躏妇女最残忍的暴行之一。这不仅是非人道的行为，违反人性的行为，而且应称作是反生命的。因为，即便是禽兽，异性之间的结合，也是有吸引和亲近的过程，也完全是意愿的，即便没有感情因素，也是由于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雄性绝不把雌性作为性工具，更不会作为集体的性工具，不会排着队狂暴地侵犯雌性。绝大多数情况，雌性有维护自己意愿的自由。日本法西斯军队劣于任何一类禽兽，在性犯罪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与同时存在的另一怪物——他们的西方伙伴——德国法西斯军队。

在芦沟桥“七·七”事变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岁，但是我是日本法西斯暴行的千万目击者之一。我的记忆的硬片上，永远抹

不掉的血腥的图景，是1938年初冬，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家乡小城——豫南信阳后，对避难在西山乡的难民和农民的突然的袭击。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日本骑兵奔驰着扑来。毫无察觉的手无寸铁的百姓，在听到马蹄声以后，才意识到这是日本侵略军袭来，才想到逃跑藏匿，很多人在“噼啪”的枪声中，在如凶神恶煞的日本军队官兵狂啸声中，早已软瘫而不能举步了。这些日本官兵像是围猎，枪击刀砍他们见到的任何人，不仅是人，而且祸及家畜家禽，他们是残杀一切生灵，还纵火烧掉所有房舍和难民栖息的茅棚。我在藏匿的地点，亲眼看到，一个钻在茅草丛中只有五六岁的孩子，由于恐惧身体颤栗而暴露了自己，被鬼子刺刀活活攘死，那孩子连一声惊叫都没来得及，他就在我躲藏的地点附近，与我近在咫尺。我清楚地看到，那个日本士兵的闪光的枪刺，直刺了下去，当枪刺抽出来，刀向下淌着的鲜红的血滴。

在劫后的现场中，横尸遍地，而妇女的尸体，腹腔开裂，五脏抛出，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她们是遭鬼子强暴后，用刺刀剖腹致死的，无一幸免。

1938年严冬降临了，我家和所有难民一样，失去生计，不死于日寇不断地虏掠杀戮，也要死于寒冷和饥饿。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只好让母亲带着我们，回到沦陷的小城暂住，做顺民，他自己则想远走他乡，找个谋生落脚之处，如事成，再托人接我们逃离日寇魔掌，与他团聚。不料想，父亲作好准备远去之际，为了看一眼妻孥，冒险潜入小城。不幸刚入家门，就被侦知的日寇宪兵队尾随而来，破门捕去，酷刑拷打之后，惨遭活埋。父亲并不是抗日的武装份子，只是一个不愿附逆者而已。惨死敌手，是父亲为了见一眼亲人的代价。到1941年冬季，我作为流浪学生，飘泊他乡以前，都是在沦陷区度过的，以后，也偶尔回过家乡。我几乎经历了日本侵略军进入、占领、奴役的全过程，当然，也看

2 花之殇

到了日军向华军缴械投降的情景。我目睹了日本侵略军全部罪行，也看到过日本军队的随军军妓，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即便现在想起，也由于愤恨而颤栗。

仅在我家乡小城里，日本侵略军公开设有的规模比较大的日本军队慰安所，就有两处，我还记得最大的一处的名字，叫做“花之家”。开始的时候，仅有日籍和朝籍军妓，后来增加了抓来的大量中国籍军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部份军妓南调东南亚随军，又不断由日本本土及朝鲜征募和抓捕中国妇女补充，其中不少还是幼女。我当时虽然不能详知慰安所的内情，不过仅从外部观察，就能猜测其大概的惨状。每一个慰安所屋后都有一个永远不清除的垃圾场，那里堆积着肮脏的血淋淋的罪证，包括夭死的胎儿。人们还常常能听到慰安所内传出的军妓的悲惨的哭叫声。也看到过从慰安所抬出的被折磨死的军妓的尸体。那时候，日本占领军并没有掩饰这些罪行，都是明目张胆的。军官们三五成群，趾高气扬地出入慰安所，士兵则是结队涌入，像一群饿狼，扑向圈起来的羔羊。他们压根儿没想到他们会战败，也没想到他们将作为战犯受审。他们那时候的神气和态度，与战后日本军队战犯们后来在法庭受审判时那种百般抵赖、含糊其词，绝然不同；与现在日本某些衣冠楚楚的内阁成员，对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美化言论，与他们教科书上的文字，绝然不同。

作为军妓，每个月，都有那么一天，在日本士兵押送下，列队穿过市区，去到日军军医院检查身体，这时候，市民们有机会看到她们。这是一支令人看见感到痛楚的队伍，厚厚的脂粉掩盖不住她们泛青的脸色，花枝招展的和服掩盖不住被摧残的身肢，她们脚下的木屐错乱，摇摇欲仆。虽然日本籍军妓见到过路的日本官兵，还强打精神露出义务性的笑容，笑容也是惨白的，像揉皱了纸花。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想法：慰安所像是一盘能碾碎妇

女青春、筋骨，甚至于灵魂的磨。最后的结局，是肉体 and 精神的毁灭，无论她们属于哪个国籍，即便是日本妇女也一样。

随军军妓，并不能像有些日本研究者所说的，当时是为了满足官兵性饥渴，以抑止性犯罪。实际情形是，由于性放纵，反而使性犯罪泛滥。我在 1945 年，曾偶尔遇到过一个被日军抓去的挑夫。他向我讲到在 1944 年，他被迫随日军南犯，在长衡战役中，目睹了日军官兵的罪行。他说，老兵不但自己随意杀死中国人，还逼迫少年兵杀死无辜的中国平民；老兵不但自己强奸中国妇女，还逼迫少年兵强奸中国妇女。他们在现场围观，手舞足蹈，狞笑狂呼，完全是为了取乐。

抗日战争胜利时，我是一个中学生。那时候，我开始了文学习作，就产生了想以日本法西斯军队的军妓为题材，写文学作品的念头，因为，我认为这类题材，最能深刻揭示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本性了。

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本性是什么？是毁灭人类，包括毁灭他们自己。不仅是毁灭肉体，也毁灭精神。他们没有人的尊严的概念，他们既摧毁——首先撕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再摧毁他们欲征服国人民的人的尊严。仅由他们的野蛮的体罚制度，就能看得出来。体罚，在很多国家军队中，并不罕见，然而，含有实质内容的形式是不同的。比如，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普遍实行打耳光的体罚，就是他们独有的。高一级的官兵，都可以对低一级的官兵——哪怕是下士对上等兵——打耳光，漫骂，不分场合不论时间，在他们亲人面前，也一样。当然，挨打者是不准反抗的，连躲闪都是不行的，还得连声称“是！”对于这种体罚制度，开始我以为，大概是日本帝国军队这个庞大杀人机器，需要用这种野蛮的体罚，强制训练官兵逐级地绝对服从，以供决策者无条件地驱使。后来我悟到，不仅如此，这主要是摧毁官兵作为人的尊严，在

公众面前，以野蛮的方式，彻底使他们丧失任何羞耻心。人性的丧失，往往是从丧失羞耻心开始的。人性的丧失，就变成丧心病狂的一群“鬼子”（这是中国人民对他们恰当的称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决策者努力把他们的官兵塑造成为毫无理性的无恶不作的工具。所以，他们可以强迫占领国妇女作军妓，还可以公开招募自己国家的妇女作军妓。在日本军中，同是一家人的男性（当兵）和女性（充当军妓），同在军中服务者，并不稀奇。而且发生过士兵到慰安所嫖妓，竟遇见了自己的嫡亲姐妹或是女儿。在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中，就记载有这种人间罕见的悲剧。

五十年的过程，我却没能动笔触及日本军妓这个题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我没做好准备，材料是散碎的，像是无数珠子，找不到穿缀起来的丝线。在抗日战争胜利十周年前夕，我又想到这个题材，往昔印在我的记忆中的形像，又活跃了起来。我想起1945年，占领我家乡小城的日军投降的情景。那些放下武器还没有立即处理的日军官兵，都关在营房里。不过，在街上还能看到执行劳务的士兵，他们多是背柴、负米。他们肮脏破烂的军装和军帽上已经没有了日军的任何标志。当他们在市民中间穿过的时候，低着头，拖着疲惫颓丧的脚步，即便遭到孩子的责骂，也不敢流露出丝毫不满的情绪，像是丧家之犬，完全失去了皇军往日的骄横。他们缴给华军的军犬和军鸽都关在笼子里，摆置在营房之外，几乎没有人看管，由于没有了往日丰厚的食物供给，个个瘦骨嶙峋，毛羽蓬乱，和他们的主子一样，沮丧地蜷缩在一起呜咽。至于军妓，那些日本籍和朝鲜籍军妓，收容等待遣返，而中国籍军妓，则听凭自由返乡。到了这个时候，她们才更深切地意识到，战争结束了，她们面前的道路却是迷茫和昏暗的，没有一丝光亮。谁能收留她们？她们身上打下了无法消除的肮脏的烙印——婊子、日本侵略军的婊子，即便是自己的亲人，能容纳她

们吗？怕是不能，就是在战败后的日本，国民在战争初期那种为圣战效力而疯狂的热情，也早已冷却了，焉能再把遣返回国的慰安妇看做是光荣的奉献者，将鲜花奉献到她们面前？连她们奉为神明的、常常慷慨激昂表示对之无限忠诚的天皇，连下意识中也不会有这些慰安妇的存在。军妓中的死者，在任何卷宗里，也没有她们的名单。至于被侵略国家被迫沦为军妓的妇女，那就更悲惨了，不但得不到同情，也不会得到宽恕，反而被视做双重的罪孽——卖身和卖身给民族的敌人。

她们经历了肉体和精神的残酷摧残以后，仍然面临无尽的羞辱和责难，既找不到职业，也找不到可以收留她们的人，还永远受人们的歧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家。她们本来是应该全有的，应该有丈夫、孩子、亲朋，现在全没有了。当时，很多军妓，包括日本籍军妓，想在中国找到一个能收容她们的人，哪怕是让她们当奴婢，然而，这是很难找得到的。也有少数收纳了她们，善终者有，极少。所以，当时或以后，有很多军妓轻生自戕。战后，自己人给予的冷遇、甚至于污辱和迫害，对她们的打击，虽然远不如战时受到日本法西斯军队给予她们的残害更沉重，她们却承受不了啦！因为做军妓时，存有一线希望，现在，却彻底绝望了。特别是在中国，无论哪个时代的道德标准，都不会把她们当正常人对待，以长期形成的世俗观念，她们以人格排序，是在最底层，比任何下贱阶层的罪孽都深重。哪怕是她们的亲人，也把她们拒之千里，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她们。因为，同情者，同样背上违反道德的重荷，还要背上汉奸家属或是与汉奸有牵连的罪名，获罪罹祸，起码是被世人不齿。很多往日的军妓，逃向荒凉的穷乡僻壤，隐名埋姓，以求度过余生而不能，她们总会在某一天，被人查访而暴露出来，更是罪加一等了，这是隐瞒罪恶的历史呀！她们承担了不应该她们承担的罪恶！这罪恶是无法清洗的，也是无

法赎罪的，任何人，包括神鬼都不会宽恕她们。那么她们应该怎么办呢？她们知道人们没说出来的严酷的回答是：“你应该死！”然而，即便死，她们都恐惧，因为死后，她们不能进祖坟，也是孤魂野鬼，还要堕入阿鼻地狱而不能超生。所以，往日的日本军妓，在中国，极少有站出来，讨还公道的，她们大多是冤死了，幸存者为极少数，这些幸存者，谁愿意触动往昔的疮疤呢？再一次在世人面前，受到羞辱和诅骂吗？不！

于是，我想到了被狂风暴雨摧残而飘零的花，我觉得这就是被蹂躏的日本军妓整体的形象。我就写这个形象。就像我在小说中写的：“作为日军军妓来说，无论她们是属于哪个国籍，是自愿还是被迫，她们都像孱弱的刚刚绽开花瓣的花朵，被突起的狂风暴雨砸落了下来，陷进肮脏的泥泞之中，任风雨恣肆践踏蹂躏，即便没有粉碎，化做尘土，也失去了固有的姿容，也失去了芬芳的香味和艳丽的颜色，即便再能脱离泥泞，放在净水中浸泡一万次，冲洗一万次，那被揉皱揉碎的花瓣，也无论如何不能复原了，永远也恢复不了往日的艳丽了。它们不是由含苞到开放，盛开到自然凋谢，再到胚胎养育成熟，结成饱满的果实，而是受暴力摧残而悲惨地早殇的。”这就是我写这本小说的总的意念。它能把我亲身经历的场景、事件、感受、思考，以及我收集的材料，连缀起来。于是，我动起笔来。

我在书写的过程中，心情是异常沉重的，这是沉重的事件！我也想写成一本沉重的书。

我没有直接以传统的写法，从这些军妓被骗或被强制沦为军妓开始写起，写她们血淋淋的惨痛经历，而是选择了一个时空的点——中国远征军围歼日军占领的边塞小城CH城部队的战役，在战役中激战的几天，展开我要写的故事，辐射到每个人物。我一直认为，战火既能激发人的内在的智慧和能量，也能毁灭人的

肉体，使人性扭曲，使灵魂刻下无法愈合的伤痕。在战火的耀眼的光亮中，人性被照耀得极为清晰，既能显现出人性的光辉，也能显现出人性肮脏的阴影。我一直认为，战争文学的视角，应该是瞄准战争中的人性的。

读者也许能看出，我是在极力避免赤裸裸地写日本法西斯官兵性犯罪和性变异，因为，这些鬼子的下流的行为，不适于形成文字，特别是不愿意亵渎中国的文字，太肮脏了！读者也会看到，我也在极力克制自己的仇恨情绪，尽量客观地塑造人物，包括敌人的形象，即便他们是魔鬼，也是多种多样的魔鬼，使他们尽量符合历史的艺术的真实。

写作过程，也是我探索法西斯主义者的心态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因为，日本法西斯军队的官兵，是一群战争狂人，人性几乎完全丧失了的人，是正常人很难理解的人。为此，我读了大量我能收集到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日本人自己写的文献。

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谨以此书，作为向所有死去的和还幸存的日本军队中受迫害的各国慰安妇，献上的一束素净的花。

在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又想到我故乡小城那个日本占领军的慰安所——被污辱和被损害的妇女的魔窟——“花之家”。我现在还记得，它是在城内贯穿东西的大街东头，好像是一个栈房改建的二层楼。它当然不是“花”之“家”，而是花朵遭摧残之所，是花朵凋零之所。于是，我就有了书的名字，把它叫做《花之殇》。

这极像热带海洋登陆施虐的挟着雷雨的飓风，在摧垮地面上的一切，发出令人闻之颤栗的声响。它实际比飓风可怕得多，它使大地震颤，使可燃物燃烧，把生命和非生命炸成齑粉。这是 B-29 轰炸机投下的重磅炸弹，是山炮和榴弹炮抛掷的炮弹。从天上向下倾泄，在地面爆炸，这是成吨计的燃烧着的钢铁。你分不清这些能毁灭人的肌体的武器各自的声响，就像音色各异的各乐部齐奏时，你无法分辨出各种乐器的声响一样。

他就像是一座花岗石的人体的背影。他的肢体僵板，连衣服的皱折都不动一下，给人以冷丝丝的感觉；他双臂抬起，握着望远镜，从花岗石构筑的掩蔽部的瞭望孔观看外面的死亡风景，他就是日本驻滇西 CH 城的占领军一四

八联队指挥官藏重康美大佐。在他身后，一个日军少尉军官伫立着。和大佐一样，也像一座石头雕的人形，他是参谋官松井纠夫。几个日军传令兵在应付桌案上的一排响声几乎永不停息的电话，他们拿起听筒，又放下，又拿起，在放下拿起的间隙中，努力在爆炸声中，辨别耳机里究竟在说些什么，然后，声嘶力竭地像背诵一样报告：

“报告长官，十五号阵地告急……”

“报告长官，二十一号阵地告急……”

大佐像是没有知觉，或是他压根儿不打算理睬这些告急的报告。

少尉却不像他的上司那样不动声色，他可没有大佐的自制力，焦灼地望着大佐，等待着大佐发出指令，哪怕是随便说一句什么。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好像无动于衷。他通过望远镜，应该是看到了建筑物在跳动，在倾塌，士兵的尸骨连同断砖碎瓦，被抛向空中。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大佐的面孔始终保持冷酷的沉默，这沉默使少尉恐惧，他再也挺不住了，被像天塌地陷的声响和阵地全面告急的呼叫，搅得心烦意乱，精神几乎快崩溃了。这是他任联队参谋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严峻战局。一四八联队，从来没像今天，在敌军面前，不出击，龟缩在城垣和城垣周围的工事中，挨打，任炸弹和炮弹向头上倾落下来，任工事一个个连同皇军的士兵们的肌肉和骨骼被摧毁。

这是在城墙上的一个掩蔽部，它其实是原来就有的炮楼，后来加固，作为瞭望哨所。因为这里是全城制高点，华军进攻开始，就常常被藏重大佐作为他的临时前沿指挥所了。这里可以观察到全局。他通过望远镜，当然对战局是一目了然的，他清楚地看到哪一个碉堡被摧毁，哪一个碉堡还在，也能粗略估计到，哪一个中队，大约剩下多少人，哪些中队全部官兵归天了。

2 花之殇

大佐对他的联队非常熟悉，常把他的联队，比喻为一把掌握在他手中的军刀，哪一部分是刀尖，哪一部分是刀背，哪一部分是刀柄，哪一部分是飘洒的缘带……就现在，在望远镜中，他看到他的骄傲——联队刀尖——三大队八中队，正承受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八中队从参战以来，以剽悍勇猛闻名于师团，也以残忍著名。当枪炮一响，一个个士兵，像是嗜血的猛兽，扑向敌方，杀戮视界以内的任何生灵，哪怕是战斗结束以后，见到平民，也同样予以消灭。可现在，他们看不到一个敌手，或者说，看得见的敌手，只是向下沉落的炸弹和炮弹，他们的步枪和机枪在炸弹和炮弹面前不能发挥丝毫的效能。

就在城外不远的一个小山丘的上空，一颗炸弹呼啸着落了下来，砸到山丘的一座碉堡上，随即爆发出耀眼的闪光，红的火焰和墨黑的烟尘，不但遮掩了整个山丘，也蒙上了大佐望远镜的物镜，什么也看不到了。大佐心里哼了一声，仍然举着望远镜，不让部下看出他情绪有丝毫的波动。他心里明白，在这爆炸声中，混凝土块和八中队的官兵的肌肉骨骼的碎块儿，包括他们的枪械、被装，还有那些士兵的惨烈的灵魂升天了。刀尖缺损了，也许折断了！这座被毁的碉堡，正是八中队据守的碉堡。他的睫毛抖动了一下，不过谁也看不见。过了好大一会儿，烟尘被风稀释了，变得淡了，像浅雾。大佐这时候看到了，就在这变得稀薄了的烟尘中，一个军官竟从地上爬了出来，一只手舞动着，跌跌绊绊，扑到地上，又起来，又向地上扑去，像是在跳跃。接着又有一个士兵爬起来，摇摇晃晃，拖着步枪……

大佐从身影认出，那军官是八中队中队长、大尉太田正人，那个士兵是中士官崎次男，他们竟然还活着呢！这很好，他们活着，就会重新组织起力量，哪怕只剩下一个小队，虽然缺损，仍然是刀尖。太田和宫崎好像是扑向伤员或死亡了的士兵残骸，似乎在

呼唤他们，疯狂地拉他们起来，拿起枪！他们了不起！大佐感到一点宽慰，甚至于有点振奋，竟挺了挺身子。他对太田正人大尉，有一种偏爱，从来对太田中队的弹药装备补充，都是及时的，也是超量的。可是，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也总是交给八中队去完成。对于这一点，别的中队指挥官却说，这是给太田立功的机会。甚至于还有人私下说，大佐如此关照太田，是太田长得太像大佐的儿子了。这当然是由于忌妒产生的无稽之谈。大佐喜欢太田的真正原因，还是太田善战，从不叫苦。另外太田对他忠诚，对他讲真心话，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的错误。

烟尘最终散去了，大佐再也看不到那座碉堡了，眼前只是一抹凹凸不平的山丘。那里一定有很多大弹坑，大佐想。他看到太田和宫崎，又有几个士兵在炸毁的阵地上蠕动、跳跃，然后消失了，他们定是到弹坑中去了，去组织力量，修复工事，扼守阵地，一定是。“还是太田呀！”他在心里赞叹说。

藏重大佐的估计是对的，那从崩塌的工事中首先爬起来的是太田大尉，但大佐不知道他是怎么能活下来的。他的能活下来，纯系偶然，是因为在碉堡被炸毁的那个时刻，他不在碉堡中。由于太田估计到猛烈的炮火射击以后，接着的定是中国的步兵的冲锋，他从碉堡里出来了，他是去到堑壕中，组织堑壕中的士兵反冲锋，准备肉搏战，想不到他幸免一死。不过，他还是负伤了，左胳膊被弹片割裂了一条血口子。

太田拖着淌血的胳膊，跑来跑去，喝斥那些在塌陷的堑壕中，负伤还能动弹的士兵，爬起来，拿起枪，他要组织残余的士兵扼守住这残缺的阵地。原本就不在碉堡内而在碉堡近旁的堑壕中的宫崎，也侥幸没有丧命，但他的属下的士兵全都魂断山丘了，是

被炸毁掀起的混凝土块儿落下来砸死的，准确说，是活埋了。他爬起来以后，觉着脸火辣辣的，他自己并没看到，他满脸都是血污，脸颊上被炸裂飞起的碎石撕开了。他拼命去扒那些混凝土块，但他寻找不到一个活着的士兵，连一具完整的尸骸都找不到。他疯了，像没头的苍蝇一样，神志不清地东撞西闯，扑向那血淋淋的破碎的肢体，去拽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唤咒骂那些死去的士兵：

“广赖，混蛋！若井，混蛋……”

太田大尉看到了宫崎疯狂的行为，他向宫崎跑过去，伸手左右开弓地狠狠扇耳光，骂道：

“混蛋！混蛋……”

疯癫了的宫崎，竟陡然清醒了，连声应着：

“是！是……”

打耳光，在全世界军队中，是唯一只有日军实行的一种野蛮的体罚，这种体罚，可以随时进行，可以在军人和非军人面前进行。它的目的，当然是时时提醒官兵，军中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提醒下级对上级（哪怕是二等兵对上等兵）的绝对服从；更重要的是，彻底摧毁军人个人的尊严，个人无尊严！所有官兵都是帝国军队这架庞大杀人机器上的零件，打耳光只不过是稍大点的齿轮啃咬旋转不痛快的小齿轮而已。

唯有这种野蛮的体罚，对于像野兽一样的宫崎，才起作用，才能使失掉理性而疯狂了的宫崎清醒。有什么样的军队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官兵。

太田训斥说：

“你这个混蛋，怎么能像一个村妇一样，忘了作为皇军士官的职责！”

“是！”宫崎机械地应着，就像条件反射。哪怕他脸上的伤口，被大尉的沉重的手掌拍击得像刀刮的一样疼痛，血流如注！

“混蛋！跟我来！”大尉怒气冲冲地叫。

“是！”

当太田、宫崎收拢了残存的七八个负伤的士兵，刚趴到弹坑中，中国军队向山头冲锋的散兵队列，涌了上来……

在临时前沿指挥所里的大佐，很难清楚地看到，太田中队的官兵究竟在干什么，但他看见了中国军队冲锋的人潮出现在山丘之上了。

“少尉，命令炮队，全力支援太田中队！”藏重大佐再也耐不住了，他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命令，他要保住这个刀尖，哪怕这刀尖只剩下一点碎片。

“是！”松井知道全力的意思，也就是两门山炮，炮队就只剩下两门还能射击的山炮了。

命令下达以后，藏重看到，另一个山丘上的又一个碉堡被炸弹抹去了，碉堡没有经得住重磅炸弹的巨大爆破力。

这些碉堡是两年前，占领这座滇西城池以后，按照军部命令中规定的，要能抵御迫击炮、山炮的炮弹强度构筑的。那时候军和师团长官，包括他自己，知道中国军队装备有所更新，但没有估计到中国军队装备了如此多的榴弹炮，还会有美军 B-29 重型轰炸机的支援，有如此强的攻坚能力，军和师团都低估了对手的力量，其实大本营何尝不是呢？占领中国广大土地以后，特别是侵入东南亚以后，都把自己的军队神化了，忘乎所以了。

他还记得，当时，工兵大队指挥官，讨好地向他报告说，城内的联队指挥所和附属碉堡，将以外围工事强度的三倍来构筑，他没置可否，算是默默照准了。其实，当时他想，多半是多余，他没表露出这个想法，他不能让下级认为他轻敌，反正坚固一些，不

6 花之殇